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雷永清

謄録監生臣王宜

冊府元龜卷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寛恕

臯陶稱舜之徳曰御衆以寛孔子謂一言而終身行者其恕乎况乃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兼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於廣大然後一眚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跅弛

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勲舊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詿誤者惟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叙萬邦咸懷君人之德於斯為盛矣

漢高祖初范陽人蒯通嘗説齊王韓信欲令背漢信不聽通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信後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也顧念也可彈誅邪彈盡也帝乃赦之

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又後使人為秋請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濞不自行使人代為致請禮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言天子竊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

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武帝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宛軍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天子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廼須賞焉

後漢光武建武四年率諸將圍秦豐於黎丘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朱祐盡力攻之明年城中窮困豐肉袒降祐檻車傳豐雒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師之任帝不加罪

尹敏為郎中辟大司空府校圖讖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國書敢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而亦以此沉滯

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

此多矣隣房生梁郁攙和之曰攙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攙言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説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為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

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而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敢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於郊

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為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畢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戍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仲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則其言怨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和帝時周榮初辟司徒袁安府安舉奏竇氏事皆榮所具草後為潁州太守坐法當下獄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順帝時雷義為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帝詔皆除刑

楊倫為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隷催促發遣倫乃居河內朝歌以病

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强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於幽谷遷于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

靈帝時范冉或作丹辟司空府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帝詔書特原不理罪

獻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地玄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史臣益重朕之不德也

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

下皆言將何所推

晉武帝泰始初司隸校尉李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陵已亡請黜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削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

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意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又武帝嘗因南郊禮畢喟然謂司隸校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德雖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何劭為中庶子與其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太保劭父曾也

裴秀為尚書令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武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人所難交關之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隷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

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
罪而觧秀禁止焉
王宏為汲郡太守在郡有殊績武帝下詔稱之俄遷衛
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
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歳刑以下二
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
元帝初阮孚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帝以孚為
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

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琊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天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

彈劾帝宥之

周訪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

康帝時阮裕在東山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止終身詔書貫之

後魏道武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羣臣以

取要方畧御史中丞崔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取則落盡帝怒曰内賊未平兵人安可觧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

太武時古弼為安西將軍及議征凉州與尚書李順㳙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師帝不從既克姑㳙㣲嫌之以其有將畧故弗之責也

孝文性寛慈進食者曽以熱羮傷帝手又曽於食中得蟲穢之物並笑而恕之

延興三年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寛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恵諸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行貸之

穆羆丁公崇之後世為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勲德之胄讓而赦之

房伯玉初為河間太守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邉後亦叛入齊為南陽太守孝文尅宛伯玉面縛而降孝文引見伯玉幷其叅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一清寰域卿蕞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畧罪合萬死孝文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為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乞生命孝文

曰凡人唯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
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
西共卿語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曰在此不在彼
天道悠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
乞命而已更無所言從弟思安爲樂陵太守頻爲伯玉
泣請故特宥之
高道悅爲治書侍御史時孝文南征徵兵閱集雒陽道
悅以使者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

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而任城王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劉昶孝文時除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義陽拒守不克昶乃班師太和十九年帝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勅專征克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帝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克而還豈但卿也

宣武時李澤為東都守以賍徵還帝使武士提以入澤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帝笑而捨之

孝莊時温子昇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北齊神武時李義深初為魏龍驤將軍義旗初歸帝於信都以為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

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帝奔兆兆平帝恕其罪以為大丞相府記室參軍

後周太祖以耿豪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帝惜其驍勇每優容之

隋文帝開皇六年雒陽男子高德上書請帝以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孫帝曰朕承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

賀若弼坐怨望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帝亦忌之不
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帝幸仁壽宮
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
虞慶則使突厥還會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熲等
帝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
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
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
帝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

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王仁恭為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高祖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

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而去

李靖破突厥送隋蕭后於京師初有降胡言中國人有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鞫之帝曰往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韋挺授銀青光禄大夫行黄門侍郎攝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庶人承乾多罪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洩禁中語徙遐挺時亦預其事太宗謂之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尋拜太常卿承乾

之廢也挺又以交搆聞太宗竟寢其事待之如初十九年為御史大夫從李勣擊破葢牟城詔挺統兵鎮守挺素無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術士公孫常置辭怨望會常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常書太宗召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仍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從征遼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壞道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據歸罪果毅傅休爱斬之道宗跣行詣

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

賈敦頤為洺州司馬有罪當下獄太宗欲宥之御史再三執劾太宗曰為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億兆之人豈能無過吾去其太甚者耳若有奏劾即陷酷刑孝子猶不可從厥父而況道義合能久事其君乎竟赦之

高宗永徽五年雍州參軍薛景宣以脩築京師羅郭城功畢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後尋即殂落今者營築

必有災咎又楊正道有隋之孽流竄北蕃隨突厥歸化便即詐死今日猶存有人隱藏猶未彰露帝大驚遂令推究正道死日既知景宣詐妄左僕射于志寧等以其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因上封得罪恐塞直言之路特令免之

乾封中帝謂司戎少常伯楊武曰卿在司戎授官多非其才何也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囑不敢違阻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即位麟臺監張易之等先以潛圖
逆亂伏誅詔有與易之往復書疏並焚之用安反側百
寮莫不稱慶
玄宗開元六年十月癸亥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
曰比每晝至側景夜至分宵期聞政要用忘寢食但能
會理不責其文貝州張希嶠上表及詞義鄙淺有同諧
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直其謂我何故
特矜愚不寘於法且令河南府示語遞還本貫

十二年七月黔中道招討使内侍楊思勗討平溪州賊帥覃行章等曰汝破傷州縣殘害吏人據汝罪名合寘刑法我好生惡殺特捨汝命可授汝商州洵水府别將往欽哉

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水馬門而後乘馬管崇嗣為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顔真卿進狀奏彈之帝曰朕兒每欲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朕欲優容

乃自曉諭之狀還真卿

乾元元年六月戊午詔曰朕聞古先哲王慎罰以卹人命脅從罔理罪疑從輕成湯有觧綱之仁光武有焚書之令葢惠彼至理受其刑章是以法不濫加刑所以措也間者時遭寇逆患在干戈衣冠之流逼廹者衆事不獲已情稍輕焉頃者委在三司窮其五聽議重者累中刑典稍輕者猶被勾留況時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猶不給家屬又悲乖離艱難之憂無甚於此豈朕泣辜

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況恩澤頻加科條遞減原其事狀稍近平人豈可尚議遷貶窮其反側萬方有責罪實在予一物失所憂將誰屬永言憫念用惻於懷而兩京官應被賊逼授偽官三司所推問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賊中守本官至冬方選曽受驅馳既寛刑典免其貶降並至來冬放選合得官時仍委所司量事輕重注擬其已貶官者續有處分

上元二年正月詔安禄山偽置三司有名應在流貶者

原情議罪負國誠深朕已捨其殊死竄于荒徼固當與
衆共棄長為匪人然皆邦家舊臣甞挂纓冕使其終没
裔土永隠慚䰟孰若貸以殊私俾令効節亦准例處分
兼委中書門下量輕重類例奏取處分
代宗大歴八年閏十一月渤海質子盜脩袞龍擒之詞
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捨之
十年二月乙巳昭義軍節度留後薛䓦以失守至自相
州見於銀臺門之内殿河陽三城使常休明至自河陽

素服待罪並特詔釋放

德宗貞元初韓遊瓌為邠寧節度其子欽緒與李廣弘謀逆事發腰斬遊瓌以其子大逆表乞代免且自詣闕謝帝固止之寄任如初遊瓌又械繫欽緒二子送京師請從坐帝亦捨之及遊瓌來朝以其子欽緒謀逆素服待罪朝堂帝釋之勞遇如初

憲宗元和六年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攝太尉張茂昭宰臣于頔李藩並行事失儀詔釋罪

十二年十月乙卯淮西平甲申詔其淮西諸州鎮官吏將健雖被脅汙皆非本心除同惡巨蠹者一切不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七月鹽州送到先刼烏白洲鹽女子拓拔三娘并婢二人召入内親詰之赦罪送本州

敬宗即位召嶺南節度使孔戣為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在南海時家人受賂帝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贊善大夫李方現與惡徒燕昵為

其所毆詔以事經恩蕩釋之而不問其父保義軍節度使裒知之奏請削奪方現官階仍乞追赴晉州杖之並不許

開成四年五月諫議大夫韋力仁伏內奏曰臣伏見軍家捉錢事侵府縣軍司與府縣各有區別今富商大賈隸軍司著一紫衫府縣莫制當陛下至聖至明之時固不宜有此禁軍是陛下衛士警夜巡晝以備不虞不合攪擾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勅統帥令各歸其分

則人情獲安天下幸甚帝問宰臣等奏曰凡語事須當
力仁所言乃欲生事帝曰盍論名分耳李珵曰軍家所
出榜是自捉軍人百姓即府縣自捉此無乖名分帝曰
當廷論此亦似近名然諫官論事不合怪之
後唐莊宗入汴齊州刺史孟瓊上章請死詔原之瓊初
事帝為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苹縣對壘瓊領七
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
投賊何面目相視瓊惶恐請死帝恕之未幾移貝州刺

史

明宗天成三年五月有軍人於軍器庫內盜銀鎗一條帝捨其罪侍臣以盜庫器於宫内其罪難恕帝竟釋放

長興二年五月泗水縣令李雲獻時務策天下民多除田土徵租稅其餘不計是何物色並請酌定稅錢勅旨益國利民方為良策越常生事則亂彝章李雲粗讀儒書曾居假官所進條件既廣徵引仍繁而於職畧之間荒唐頗甚且鄉閭之内若樂不無則可沿古制而檢繩

度物宜而均濟豈得請行峻法大撓羣情詳暴歛之品題無稍通之氣味況五兵乍息兆庶小康忽有此陳未測何意便合勘窮疏率中舉科條尚緣言路方開政刑務恤特從寛宥俾自省循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二日至京而通事不敢引對留於閤門久之自至後樓朝見帝以故將不之罪是月庚戌獻時務人前澤州録事參軍韓滔所司面試策問一件無詞以對勑旨以納言路廣進策人多别出試題益防假手韓滔

獨隳衆例輒出己懷敢以閒詞有違明勑而又情惟自衒事匪合宜朝堂干禄之時尚猶倔强州縣親人之處可任作為合舉違勑之科加以不恭之罪緣當誕月刑法務寛宜殿一選

末帝清泰元年楊凝式為兵部侍郎帝按兵於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於軍砦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雒

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

卒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棄甲
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
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請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逢陛下維
新之運是明文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
衣甲者請宣下本都本將貳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
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
下軍其東班臣寮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
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即移之

下條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悱故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左補闕劉濤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諭乞將施行分明黜陟朕嘗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理以貞觀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

才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陜縣丞皇甫德參
輙上封章恣行訕謗人臣無禮罪不容誅賴文貞彌縫
恕德參之狂瞽徵奏太宗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
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
遂得下情上達德盛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
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
古道採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虛心渴見便佞詭隨之
說杜耳惡聞史在德近所貢陳誠無避忌中書以文字

紕繆比類僣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葢以中書既委叅詳合盡事理朕纉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惟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蕘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寛在德之罪爰令停寢不遣宣行劉濤等官列諌垣宜陳讜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賞德叅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議允俞恐虧開納方今朝廷粗理俊乂畢臻留一在德不足為多去一在德不足為少茍可懲勸朕

何愛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黜責濤等數奏朕亦優容
宜體含洪勉思竭盡凡百在位悉聽朕言
晉高祖天福四年秋七月御史奏太子賓客韓惲國子
祭酒唐汭左丞崔棁吏部侍郎盧導左司郎中趙上交
左贊善大夫李專美太常博士祝格左龍武將軍李藏
左衛將軍李崇本入閤後至衝班失儀帝以人之小過
不用情不撓法雖曰失恭恕而已矣遂不令罰俸
少帝天福七年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下逆賊

城其安從進并骨肉並自焚擒到從進男弘贊斬之差
人監送襄州行軍司馬安友規到闕釋罪賜服帶靴笏
周太祖初親族及王俊家並為劉銖所害帝入京城銖
夫婦裸露以席自蔽平旦執之下獄帝遣人讓銖曰與
公同事先帝寧無故人之分吾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
加之酷毒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兒家屬公還惜否銖但
稱死罪時羣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劉侍中墜馬傷甚
昨夜又軍士凌逼殆有微生據法屠人家族罪不容誅

然寃報往還循環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身原其家屬何如羣臣稱善及奏從之廣順初太祖念嘗同奉漢室乃詔賜銖妻陜州莊宅一區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戊申命河陽節度使劉詞押步騎三千赴雄州皆樊愛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既誅其主將不欲加罪於衆乃遣詞押領分屯於雄州

二年尚書吏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

所賦詩賦文論策文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老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李霦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温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温叟放罪

册府元龜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仁慈

儒有百行仁為之宗道有三寶慈居其首君人者本之以成帝德行之以宅天下天下之民愛而戴之何莫由斯之道也若乃蜡氏除骴列於秋官詩人行葦系於大雅禁方春之刳毀則澤被含靈戒不時之薙伐則恩加

植物至於寘臧獲乎生齒還幽閑於所親釋俘虜之窮困贖陷没之良口若是數者時而行之則萬物由庚而況於下民乎四夷慕義而況於中國乎書曰好生之徳洽於民心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其此之謂歟

商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徳至矣及於禽獸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

無主也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令吏以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人乎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

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成帝永始四年六月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不以道為取為畧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

事言從賣人之事以結其罪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畧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一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放兵大掠成都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羮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

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羮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

十三年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畧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畧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值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

歲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著為令

三年二月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羊牛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安帝元初二年二月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

錢人五千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謂比年張嬰寇廣陵華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資業死者暴屍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其調比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魏太祖漢建安中陳宮為呂布守下邳布敗太祖擒宮

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絶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宮死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齊王景初三年即位詔官奴婢六十巳上免為良人

正始七年秋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賑給之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出後宫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於家帝又甞幸王濟宅濟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凉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楊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孝武太元十四年正月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

一皆散遣男女相配匹賜百日廩其役為軍賞者悉贖
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二月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
寒切巳唯恐朝夕不濟所急温飽而已何暇及仁義之
事乎王教之多違葢由於此也非夫耕婦織内外相成
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宫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
輸悉出以配鰥民
大武太延元年正月癸未出道武明元宫人令得嫁

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於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
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
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别自頒賚是
月詔曰前以民遭飢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
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撿校
令良家子息仍為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
若仍不撿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
獻文皇興二年十二月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

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櫝埋葬之不得暴露

太和二年二月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無妻者

三年二月帝及皇太后幸代郡温泉問民疾苦鰥貧者

以宫女妻之詔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

四年九月詔曰隆冬雪降諸在徽纆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甚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同巡省察飢寒者給與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鏁

五年二月大赦天下免宫人年老者還其所親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敕埋藏勿令露見

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

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

九年八月詔數州災水饑饉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於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以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聽離之

十三年九月免宮人以賜北鎮人貧鰥無妻者

十八年十二月南伐齊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

女之口皆放還南

十九年八月幸西宫路見壊冢露棺駐輦殣之

宣武景明三年二月詔曰自比陽旱積時農民廢殖寤言憯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

正始三年五月詔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順辰脩令朝之常式今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篤癃無人養救因以致命暴骸溝塹者雒陽部尉依法棺埋

永平二年十二月詔禁屠殺含孕以為永制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庚戌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寢掩骸之禮誠所庶幾行殣之義兾亦可免其諸有露屍者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

後周明帝二年二月詔曰王者之宰世莫不同四海以遠近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於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之間交相抄掠

興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

武帝保定五年六月詔曰江陵人六十五已上為官奴婢者俱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建德元年十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六年十一月詔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掠在化内為奴婢及被抄平江陵之日良

人没為奴婢者並免放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
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
静帝大象二年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為宇文亮抑
為奴婢者並免其為民復其本業
唐髙祖武徳二年二月詔曰釋典微妙浄業始於慈悲
道教冲虚至徳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
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
兹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

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三年四月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䠶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刲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斁敓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

務在仁愛葢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弊之
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茍循目前
不為經久之慮薫民之理有未足乎其關内諸州宜斷
屠殺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贍詳思厥衷更為條式
六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戎役煩重師旅薦興
元元無辜墮於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
居散逸墳隴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
土之内情均亭毒一物失宜寢興軫慮念兹道殣義先

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藏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於前此為錫類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癸酉詔曰爰始正家刑於四海王者内職取象天官上備列位之序下供掃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搜求無度朕嗣膺寶歷撫育黔黎克己厲精庶幾至理顧省宫掖

其數實多恐茲幽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罷散歸其戚屬任從婚娶自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在內鷹狗貀等並委五坊使量留餘並解放

九月遣殿中監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蕃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

貞觀二年四月詔曰隋運將盡羣凶鼎沸干戈不息饑饉相仍流血成川暴骸滿野朕往因軍旅周覽川原每

所臨視用傷心慮自祇膺寳命義切哀矜雖道謝姬文而情深掩骼諸有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瘞稱朕意焉

九月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宫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宫别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洒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各遂其性於是令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宫西門簡出之

三年四月詔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賜粟一石

四年九月詔曰突厥種落往逢災厲病疫饑饉殞喪者多暴骸中野前後相屬幽魂靡託酸奠無所永言矜悼有懷隱惻宜令所司於大業長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為埋瘞務令周悉以稱朕意焉

十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遍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係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令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避

迨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五年二月詔曰甲兵之設事不獲已義在止戈期於去殺季葉馳競恃力肆威鋒刃之下恣情剪馘血流漂杵方稱快意屍若亂麻自以為武露骸封土多崇京觀徒見安忍之心未弘掩骼之禮靜言念此憫歎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掩蔽枯

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奠焉

五月有司言贖得男女八萬口初隋末大亂中國人多沒於北夷至是突厥來降帝遣使以金帛贖購之

七月甲辰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日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

八月遣使於髙麗收隋戰亡骸骨設祭而葬之

十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於難者刋石為鐫真形置之左右以申帷

盎之義初帝有駿馬名颯露紫霜每臨陣多乘之騰躍摧鋒所向皆捷嘗討王世充於隋盎馬方酣戰移景此馬為流矢所中騰上古堤右庫直立行共拔箭而後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

十五年三月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暍者僵於路駐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十七年三月帝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十八年二月幸壺口村落偪側問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雍州録尤少田者給復移之寛鄉

四月辛亥幸九成宫已未行次顯仁宫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麞鹿懐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便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推已之孝於父母以及此類則天下有識者懐之推已之惡死以及蟲

豸含生之者何有不賴所以明日不行

十九年五月征遼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瘞之

十月班師詔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没為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准其直以布及錢贖為編户焉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及至幽州夷

俘並列於城東拜道稱謝舞躍擗地宛轉塵埃從行者愍之為灑淚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効帝謂之曰非不欲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為吾戰彼將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戊戌帝悉令稟食而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二十一年六月詔曰隋末喪亂邊疆多被抄掠今鐵勒並歸朝化如聞中國之人先陷在蕃內者流滯南望企

踵思歸朕聞之惕然深用惻隱宜遣使往燕然等州知見在没落人數與都督相計將物往贖遠給程粮送還桑梓其室韋烏羅護靺鞨等三部被延陁抄失家口者亦令為其贖取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甲午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惠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刑於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廢

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瑶圖臨
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於憂競納隍之心實
勞於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寛貸年
老宫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内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
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又去年霖雨頗傷
苗稼在於州縣非無乏少資給後庭有妨國用宜申兹
大造更量放出宫人可令宫司料簡具録名帳所司依
狀散下歸其戚屬若無近親任求配偶所在官府存心

安置勿使輕薄之徒輒行欺誘空有竊資之弊更無偕老之託務加存恤令遂所懷

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校獵於非山帝身射禽獸獲鹿及雉兎數十令代宫厨應烹之羊盡放令長生焉

咸亨四年正月詔咸亨初百姓遺棄男女有收養及驅使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家閏五月禁作簺捕魚營圏取獸

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漢故未央宫舊基引從臣賜

宴有羣鹿經於御前羽林騎士獲之以獻帝皆命放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制宫人比來取在京百姓子女入
宫者令放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曰犬以守禦雞以司晨有用
於人不同常畜好生之德徧宜令及自今並不得屠殺
二年三月太上皇詔今年斷食雞子雖寒食百姓亦不
得進六月禁殺牛馬驢等犯者科違詔罪不得以官當
廕贖公私賤隸犯者決六十然後科罪

開元二年十月詔曰乞力徐等天迷神怒背義忘恩惘其下人制在凶帥積骸暴露潤草塗原言念於兹豈忘惻隱其吐蕃戰死人等宜令所在州縣速與瘞埋俾有申於弔拯庶無隔於華裔

三年二月北庭都護郭虔瓘破吐蕃及突厥默啜以其俘來獻帝謂俘囚曰爾等背恩作逆罪不容誅念爾等無知特宜釋放

五年七月隴右節度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於闕下帝

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為編户親語之曰吐蕃俘囚等是爾蕃部於我國家送款降婚分之疆界我不爾詐爾無我虞近年爾忽從兇猾不守誠信犯我羣牧侵我州軍既籍防閑故有經畧臨陣所虜准例應誅我情在好生今為爾屈法並捨爾等性命作諸州編户即宜聽有司處分

十一月丙辰詔曰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報其功馬牛驢皆能任重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不令

宰殺如聞比來尚未全斷羣牧之內此弊尤多自今以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牛馬驢肉其王公已下及天下諸州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輙有殺害仍令州縣及監牧使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御史隨事糾彈

十二年四月隴右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來獻戎捷帝謂吐蕃俘囚等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捨汝性命以申含養並向鴻臚待後處分

十月將封泰山詔曰自古明王仁及萬物今助天孳育方欲告成其緣祀祭及在路供頓犧牲籩牽禮不可闕除此之外天下諸州並令斷屠及漁獵採捕䳺迴至京都依常式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教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夭傷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禁傷麛卵以遂生成自今已

後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獵採捕

五載正月詔曰永言亭育仁慈為本况乎春令義叶發生其天下弋獵採捕宜明舉舊章嚴加禁斷宣布中外令知朕意

六載正月詔曰今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於含養必期遂生如聞滎陽僕射陂陳留郡蓬池等採捕極多傷害甚廣因循既久深謂不然自今已後特宜禁斷各委所由長官嚴加捉搦輙有違犯者白身決六十仍罰重

役官人具名録奏當别處分其僕射陂仍改為廣仁陂
蓬池改為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又詔
曰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于虔誠蓋不資於廣殺
況牛之為畜人實有賴既功施播種亦力被車輿自此
餘牲尤可矜憫況前聖有作難為盡廢明神克享亦在
深仁自今以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
數仍永為常式
十四載正月詔曰陽和布氣庶類滋長助天育物須順

發生宜令諸府郡至春末以後無得弋獵採捕嚴加禁斷必資杜絶

肅宗至德三年正月詔曰國有五典幽閉為重刑于六宮明章內理所以教之陰禮詔之御服至於衡紞紘綖之美織紝綿纊之事任適於用則有司存焉頃年以來仍遺冦盜違其情性則謫見天象恣其供億則糜費國儲非以達寃煩振繫滯之義也宜放內人三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無近親收養散配諸寺安置待

有去處一任東西仍各與一房貲財以充粮用並委府縣官勾當勿使侵凌以成朕無為之化也

代宗寶應元年十二月戊辰詔曰凡在生靈合登仁壽自逢艱阻多致傷殘或寇盜為災斃於鋒鏑或歲時不稔道殣相望枯骨轉屍多未埋瘞朕為人父母良深惻將何以示掩骼之禮昭葬骨之仁永念前修豈忘古訓其京城内外應有舊骸骨宜令京兆府即勾當收拾埋瘞仍令中使與所由計會致祭

大歷四年十一月禁畿内弋獵

九年三月丙午禁京畿内採捕漁獵自三月至於五月永為常式

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以文單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皆豢于禁中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庭實至是悉令放于荊山之陽及鷹隼豹貀鬭雞獵犬皆放之又出宫人數百人

閏五月辛巳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絶

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七月商州歲貢穭膠罷之

貞元六年十一月詔曰吐蕃比虧信約自失通和邊鎮之間事資備禦因其犯境累獻俘囚既切懷歸之心復加幽縶之苦永言覆育豈間華戎應所獲吐蕃生口見在者一切放歸本國仍並差人送至界首量事資遣使得自全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癸丑釋掖庭没

官婦人朱泚妻徐氏等甲子大赦制後宮細人子弟音聲等人並宜放歸親族又諸軍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諸處者宜資給放還本國

三月出後宮三百人及教坊女伎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聚觀讙呼大呌

四月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以殺人者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七十人詔給遞乘放歸其國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宫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為妻以
水害誠陰盈故也
十年九月詔澤潞及鳳翔天藏軍每進雞子既傷物性
又勞人力宜停進
十二月詔出宫人七十三人分置京城寺觀有家者歸
之
十一年禁以新羅為生口令近界州府長吏切加提舉
以其國宿衛王子金長廉狀陳故有是命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御丹鳳樓大赦詔掖庭籍没罪人妻女等宜並放歸親族
七月詔許逆賊李師道妻魏氏為尼住法雲寺
八月帝御丹鳳樓大赦詔諸軍先擒吐蕃配在諸處者並放歸國願住者亦聽
九月江南西道奏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赦條流七十四人願歸本縣餘並請住詔給衣遞乘發遣其諸道願歸者准此處分

長慶元年七月十六日大赦制李師道吴元濟自絶於
天並從誅滅念其祖父嘗事先朝墳墓所在並不得令
人擅有毁廢
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及備打獵狐兎等悉
放之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詔先在掖庭宫人家口
並配内闈年深宫人等並放出外任其所適又詔老宫
人及殘疾不堪使役並有父母羸老疾病者並委所司

選擇放出

三月敕其諸軍先擒獲吐蕃生口配流諸處者宜委本道資給放還本國

寶歷元年正月敕先擒獲吐蕃生口配流諸處者委本道資給放還邊土仍不得更受投降人並擒捉人生口

四月涇原節度使楊元卿奏當管平凉鎮守得投降吐蕃劉師奴詔委元卿准近敕送還本國

二年二月鳳翔節度使進到落蕃回鶻四人敕旨令付

鴻臚寺待有還蕃使即放歸國
文宗以寶歷三年即位十二月詔其在內宮女三千許
嫁
太和元年四月出宮女一百人中人押送權於兩街等
觀安置
二年五月辛丑詔度支每年旨額年支配進蚺蛇膽四
兩桂州一兩賀州二兩泉州一兩宜於數內量停三兩
餘一兩每年轉次送納帝因對侍講學士許康佐語及

取蚺蛇膽知生割其腹而後得之帝為惻然因命停減
三年四月出宫人一百人任從所適
四年四月詔曰春夏之交稼穡方茂永念東作其勤如
傷況時屬陽和命禁麛卵所以保滋懷生仁遂物性如
聞京畿之内及關輔近地或有豪家如務弋獵放縱鷹
犬頗傷田苗宜令長吏切加禁察有敢違令者捕繫以
聞
八年二月詔比者澹冦干紀稽誅數年諸道興師並獻

戎捉時方討叛難議釋縲免死戎邉已有恩貸今滄州一道久被朝章念其懐土之心必有向隅之歎俾之逐性用洽親恩其諸道所送滄州將健配流及邉鎭營田役使者並委本官如有已赴軍職及自有生業不願去者亦任便住又詔曰蘇州大水饑歉之後編户男女多為諸道富家並虚契質錢父母得錢數百米數蚪而已今江南雖豐稔而凋殘未復委淮南浙江東西等道如蘇湖等州百姓願贖男女者官為詳理不得計衣食及

虛契徵索如父母已没任親收贖如父母無資而自安於富家不猒爲賤者亦聽

開成元年三月詔曰比聞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得富家數百錢數㪷粟即以男女爲之僕妾委所在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贖之勿得以虛契爲理

二年二月甲子出内音聲人四十八人放歸家

三月壬辰詔曰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内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鷂及雞鴨烏雀狐兎等悉宜

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禁京城及畿內採捕
禽獸羅網水蟲以遂生成永為定制委臺府及本司切
加禁止
三年六月辛亥遣中人監宮人四百八十人送兩街寺
觀安置令其親族識認還之壬子又出宮人劉奴等七
十五人還其親族
七月新羅王金祐徵遣其所遣淄青節度使奴婢帝矜
以遠人詔令却歸本國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制新攻黨項事不獲已其婦人並幼小未任持兵仗者交兵日不得濫有殺傷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應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指揮以上供錢收拾埋瘞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制曰夫掩骼著在前經敬神垂於古典告布諸道州縣所在應有暴露骸骨並勒逐處埋瘞

二年二月詔曰自兵屯郊境事迫機宜互有侵漁交相

虜掠既變良而為賤實威脅以勢臨人或抑寃朕寧無
慮可各下諸處應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為婢妾者願
歸即並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其丈夫曾被刺面者
仰勘所在村保如委不是食糧人數便勒本州府各與
憑據放還營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以莊宗時六宮內人數千洎
蕭墻之變率多流散及帝自關東赴難居至德宮稱制
宣徽使處按簿引進猶千餘人時宮使選數百人皆少

年端麗者進御帝曰何事須此宫使奏曰宫中内職各有典掌故事不可闕帝因詔老宫人謂曰入宫幾時對曰曾事乾符帝諳悉故事帝曰宫闈典故非耆艾者曷記所進少年定非前輩因戲謂老宫人曰非惟爾識事故且與予顔狀同耳是日勅少年宫人並令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西川所送者亦令罷歸宫中所識但其舊宫人而已

五月辛酉華州節度使史敬鎔奏准宣放西川宫人各

歸骨肉

二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梁文矩奏上年平蜀以來軍人將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傷和氣請許收認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河南北舊因兵火虜隔者再令條理並從識認

三年六月詔内園鹿七頭命放於深山

閏八月勑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此以知其賞勸世

將刑為之不舉此以知其刑懲世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於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氷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况賞不愆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其在京或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朕減常膳諸州使遇行極法日示禁聲樂

四年八月癸卯考功員外郎郭正封奏中興平定之初

自數十年離亂編民或為兵士所掠沒為奴婢者既無
特勅釐革無復從良遂令骨肉流離有傷王化勅旨曉
諭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並勒放歸
長興二年四月丙申前濮州録事參軍崔琮獻時務諸
道獄囚恐不依法考掠或不勝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
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
斃沒地有寃燃死灰而必在致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鑒
書著欽哉之旨禮標俼也之文固彰善於泣辜更推恩

於扇賜所請置病囚院望依仍委隨處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差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屬官吏並加嚴斷兼每及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九月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

三年五月癸未勅春夏之交長育是務眷彼含靈之類方資亭育之功先有條流解放彈鷹隼自此凡羅網射

止並諸弋獵之具比至冬初並宜止絶如有違犯仰随處官吏便科違詔之罪起今後每年至于二月初便依此敕曉示中外益循舊制重布新規宣諭萬邦永為常式

四年七月乙未帝於廣壽殿對回鶻使都叔李未等二十二人進白鶻一聯敕禮賓使解緤放之山林

八月帝受尊號畢制曰諸道凡無主丘墓自兵革以來經發掘者宜令觀察使刺史差人量事掩瘞

末帝清泰元年九月庚戌詔曰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王思同樂彥稠等朕志切行仁情唯念舊雖顛覆自貽其伊戚而愍傷猶軫於予懷宜降特恩許其歸葬其親屬骨肉及元隨職員並放逐便所在不得恐動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赦曰思推掩骼義顯燭幽允諧遠邇之心冀叶陰陽之序應自舉義以來或有因事抵法之人及九月十四日後殺戮賊寇所在暴露骸骨未有骨肉收認無主者委逐處長吏指揮埋瘞

二年四月丁亥制當罪即决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魏清泰中臣寮內有從珂誅戮者並許收瘞

五月己卯勑大社内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王業肇興德音屢降念茲既往屬我維新宜弘掩骼之仁以廣燭幽之德其大社内應收掌唐朝罪人首級並許骨肉或親舊寮屬收葬其喪葬儀注聊備飾終不得過制仍付所司

八月詔兵興以來邊疆多事或因虜掠或偶滞留歲序

遷移家鄉迢遞宜令收贖俾遂歸還應自梁朝後唐以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虜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任彼一一收贖放歸本家是月大理正韓保裔上言其畧云伏請天下狴牢特頒惻憫拖沉疴者宜加藥餌無骨肉者勿使饑寒庶裨觧網之仁用補泣辜之德者勑方枉狴牢又縈疾疹在典刑之自別顧醫藥以何妨實可施行足彰仁憫宜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或有繫囚染患者並令逐

處醫博士及軍醫看候於公廨錢内量支藥價或事輕
者仍許人看候所有罪犯合據杖責仍候疾損日科决
三年正月詔命供奉官張殷祚往魏博管内收藏暴露
骸骨
八月勑魏府城下自去歳屯軍以來管界墳墓多經劚
掘雖已曽差使勾當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祭奠
其科例宜令度支給付
十月戊戌赦曰仁及枯骨澤漏重泉眷㤗后之芳蹤乃

有國之令典魏府管内軍兵已來墳墓所毁無主者委逐處官吏指揮隨事脩整祭奠仍仰官中給支
四年七月甲子勅符彦饒張繼祚婁英尹暉等皆受國恩悉虧臣節孽非天作慼實自貽尋正典刑屢遷歲月宜示燭幽之道用推掩骼之仁宜令近親任使收瘞
五年七月乙丑福建鄭元弼以下三百五十人放還故土
六年四月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百人放還

淮海即安州所俘也

少帝開運三年二月詔自冬徂春稍愆雨雪掩骼埋𦙶

必契陰靈將召純和宜藏暴露宜令所在長吏依此掩

藏仍付所司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敕含幽育明括后法之而致理

掩骼埋𦙶賢主著之為令猷今寶祚維新璿璣在御踵

姬周之至德體虞舜之深仁屬三靈改卜之秋當五兵

銷偃之際或墳塋無主幽穸毁發於彼𡟆或戰陣亡身

遺骸暴露於原野旅魂無託言念堪嘆應天下州府管界内有墳墓被開發者無人為主本界官吏量與掩閉勿令漏露或戰場郊野有暴骸露骨亦仰收拾埋瘞以聞

四月沿淮州鎮上年淮南饑民過來糴物從前通商未敢止絶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餱粮宜令沿淮州縣渡口

者每日逐人給官米三升

四年正月降下壽州赦曰自用兵以來被虜却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所在不得藏占

四月放懷恩軍士歸蜀是軍當秦鳳之役為王師所俘帝捨之給以衣廩賜號懷恩軍至是軫其懷土之意故放之

册府元龜卷四十二